

花椒中的须弥与芥子

——NHK 东京奥运会应援、安房直子童话与农作物意象中的日本

武汉大学 刘一零

植物见证了社会发展的历史，而文学中对于植物的描写，是折射出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明镜。然而，对于日本社会与植物的描写，往往着眼于花卉等景观植物。如果要从书中窥见对于日本的印象，我们不难搜寻到从《万叶集》就开始被反复歌咏的樱、梅、杏等意象，以及鲁思·本尼迪克特所选择的菊花。但抛开总是被人以审美眼光欣赏的花枝，与一个国家人民血脉相连，却往往不易被关注的，则是从泥土中沉默、笨拙地生长出的农作物。

2018年8月15日，米津玄师将其为NHK“2020年东京奥运会应援”所作的歌曲《红辣椒》收录进CD，这首歌曲创作的主旨是“向未来加油的应援歌曲”，广受好评。歌词的主要意象就是作词者根据自己童年乡间经历取材的“红辣椒”，通过积极、轻快的曲调与唱词，传达了对于2020年的期盼，以及对于世界的祝愿与支持。

这首以农作物为主题的东京奥运会应援曲，让人不由得想起一位常用农作物表现思想情感的童话作家：安房直子。

安房直子在自己的创作手记中写道：“我想，如果要是从平凡的生活当中，创作出华丽绚丽的魔法故事、气势磅礴的浪漫传奇或是静静的而又小小的童话，该是多么快乐啊”ⁱ，而安房直子的作品中，描写了大量的日本农作物，在平凡农作物的意象背后，漫射出日本文化背景中对农作物意象的关注。

《红辣椒》的歌词咏唱的“红辣椒”，是日本乡间培植的常见蔬菜，“红辣椒”并非我们传统意义用于调味的细长尖椒，而是饱满、丰盈、颜色鲜艳而多子的甜椒，甜味多于辣味，于是歌词用它作为对未来的希望、孩童的天真的象征，希望甜美而含有众多种子的红辣椒能够寄托对于社会的希冀。而安房直子的代表作《花椒娃娃》中，花椒树则诞育出了精灵“花椒娃娃”，

花椒娃娃同样为普通的茶店人家带来了生存的希望,于整个童话的悲哀气氛中,添上了一抹亮色。ⁱⁱ

“花椒娃娃”诞生于花椒树中并非偶然,在安房直子的笔下,花椒是一种作用众多的农作物。穷苦农民想要砍伐田间的花椒树时,农民家的女儿提出花椒可以用来入菜佐味,于是花椒树存活了下来,花椒树中的精灵也与文中的男女主角产生了交集。随着童话故事情节的发展,“花椒娃娃”给贫困的茶店家送来了用不完的豆子,在花椒树枯死后,树被制作成研磨杵。从诞生到消亡,花椒树与乡村人民的婚丧嫁娶在一起,不能分离。

在安房直子的其他童话中,还有《直到花豆煮熟》中的“紫色的大大的豆子,是从小夜家后院的田里收获来的。用大锅煮得甜甜软软的,就成了宝温泉的名产”“大豆也好,小豆也好,白色的菜豆也好,煮得软软的”ⁱⁱⁱ、《兔子屋的秘密》里组成兔子屋神秘调料的“在卷心菜田的边上种上了辣椒、芝麻和洋芫”^{iv}等对于蔬菜的形容。这些农作物象征着收获的富饶、生活的平静与富足,每当农作物意象在文中出现,传递给读者的是丰饶、安定、甜美,饱含对生活细节的感知,与历经艰难而不息的希望。

安房直子童话中的农作物,与《红辣椒》的歌词一样,某种意义上体现出日本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而来的文化特色。与曾经也是农业国家的中国相似,在田间茁壮生长的农作物、收获后大而饱满的果实、烹调时的香气与食物的美味,无疑是印在曾经以农业为本的民族内心深处的印记。而对农作物意象的描绘,则可以看作是在现代面临形势变化时心态波动的缩影。安房直子所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,但她作品中体现的文化符号依然被传承下来。在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时,描绘农作物历经水旱灾害,依旧生长不息、绽开花朵、结出果实、播撒种子,对于日本,对于其他曾经依赖农业生存的国家也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
从2019年到2021年,世界陷入多事之秋的动荡中,东京奥运会也已经落下帷幕。但曾经作为东京奥运会应援曲的《红辣椒》,依然被广为传唱,引发了广泛的共鸣。也许,这些不起眼,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红辣椒、花椒、菜豆,承载的正是人们经历灾难而不屈服,对未来

依旧抱有美好希望的情怀。也正如安房直子在《花椒娃娃》中引用的那首传统日本童谣，也犹

如一枝花椒，结满了无数从社会中、文化中诞育的果实：

“一个人没意思，两个人一起去吧，

望不到头的，马兰头和蒲公英。

妹妹喜欢的，紫罗兰花，

油菜花开了，温柔的蝴蝶，

九是米店，十是打招呼。”

ⁱ 安房直子 《安房直子谈创作》

ⁱⁱ 安房直子 《花椒娃娃》

ⁱⁱⁱ 安房直子 《直到花豆煮熟》

^{iv} 安房直子 《兔子屋的秘密》